困學紀聞注

1 5
495
6

東京專門學校圖書
門イ仁5
號495
卷6
波4/6

困學紀聞注卷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公羊 元圻案閻氏曰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 案此董子對膠西王語見漢書本傳繁露作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全云西京公羊之學江都最著江都之言五行志最多亦不甚醇至何休則愈妄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

公羊學於是上因尊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五行志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　太史公史記自敘余聞之董生
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
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
廢王道之大者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何休註夫子素按圖錄
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
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
王於西也東方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疏
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又註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
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衛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
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
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攗亂之法
以授之疏云演孔圖文也又第一卷隱公第一下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
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
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
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春秋藉位于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
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稱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不順言乎　書錄解題三謂公
羊訓詁傳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
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疏又曰何氏作文諡例云二科九旨者新
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
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
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
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憲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
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
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是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
臣弒其君髡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
十四年八月己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
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
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後漢書鄭元傳時任城何休好
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乎　蘇東坡曰三傳迂誕奇怪之
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貢於公羊之學三
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紛紛也既曰據百十二國寶書而又謂
三世異辭何邪　呂大圭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　晉書王
接傳接嘗謂何休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
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按漢書藝文志公羊
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
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今親傳中有子沈
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
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九年傳正楹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

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著高名蓋未審也　後漢書儒林傳下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廼作公羊解詁

筆談全云沈括作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卽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臨石新論以爲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綱目前編從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以始於隱公也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入春秋開卷第一義也惟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惟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　唐書啖助傳助字叔佐爲春秋集傳復撰其綱條爲例統　經義考一百七十六載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章拱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例舉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第四亡逸

漢以春秋決事如儒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元圻案漢書儒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公羊傳定公二年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漢書蕭望之傳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師古曰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又馮奉世傳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血畔漢奉世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下議封奉世水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　公羊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漢書嚴助傳助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間者缺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公羊傳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註不能事母罪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

左氏載曹劌問戰莊十年諫觀社莊二十三年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原注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　閻按盧六以曰索隱云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荊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元圻案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則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荊軻至秦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莊四年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閻按高宗紹興八年讜議魏光履叙次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元圻案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爲齊襄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漢書匈奴傳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　周禮調人疏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元圻案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則何以不書葬春秋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云云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讒　此二條皆有感於高宗之忘讐也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元圻案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祖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范甯穀梁傳序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竊也　董卓廢漢靈帝爲宏農王司馬師廢魏主芳爲齊王孫綝廢吳主亮爲會稽王桓溫廢晉帝奕爲東海王

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邱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何云盛桓公正所以夷五伯也

○元圻案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穀梁傳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

閻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尙沿王莽之禁寥寥耳○元圻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再言豹始諸侯也曷爲始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劉氏春秋權衡十二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始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爾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註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表臣子之敬不逼下也　漢書匈奴傳莽奏上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　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愼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說

用致夫人公羊以爲姜氏譏以妾爲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元圻案僖八年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宋張洽春秋集註曰穀梁傳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爲成風而啖趙皆從之范甯謂欲尊其母實卑其母此言得春秋之旨　晉書禮志中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朞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董子治公羊春秋其說具在繁露亦見於漢書五行志攷志曰釐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灾穀梁曰爲愍公宮也曰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曰爲釐公立妾母爲夫人曰入宗廟故天灾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曰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曰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據此則仲舒實主公羊之說而以夫人爲成風乃劉子政之說也故范甯穀梁注亦引作劉向厚齋先生以此說屬之董子不知見何書當攷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定元年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昭三十一年又云宋仲幾不受功定元年蓑字當從漢志作衰原注音初爲反衰差也與左氏合方樸山云公羊釋文云蓑一或作衰一或音初危反此卽漢志之說然不衰城頗費解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閻按見隱五年○案傳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註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化我按桓六年行過無禮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化我字亦見哀六年傳樵之按見桓七年○經焚咸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註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齊人語也漱浣按見莊三十一年○經築臺于郎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註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筍將按文十五年齊魯名竹簴曰筍不與下將字連○傳曰脅物而歸之筍將而來也註筍者竹簴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踊爲按僖十年踊豫也不與下爲字連○傳曰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註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詐戰按僖三十三年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傳曰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註据不言敗績夕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方樸山云詐戰卽乍戰往黨按文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往殆按襄五年殆疑不與上往字連○傳曰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註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于諸按見哀六年○傳曰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註于諸寘也齊人語累按見桓二年○傳曰及者何累也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怴按見桓五年○經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釋文怴呼述反狂也齊人語如按見隱元年○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卽不如齊人語昉按見隱二年○傳曰始滅昉於此乎註昉適也齊人語疏胡母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棓按見成二年○傳曰踊于棓而闚客註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脰按見莊十二年○傳曰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註脰脛也齊人語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麩曰媒按見媒氏○地官媒氏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之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麩曰媒疾爲戚按見考工記○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

速也註齊人有名疾爲戚者　**麋爲獐**　按見書繪○考工記畫繪之事山以章註章讀爲獐獐山物也齊人謂麋爲獐　**溫曰淩**　按見毓氏○考工記毓氏凍絲以涚水溫其絲註溫漸也楚人曰溫齊人曰淩　**椎爲終葵**　按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註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疏云終葵椎也者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　**手足**　**擊爲骰**　按見弓人○考工記弓人今夫奚解中有變焉故校註菱讀如骰之骰疏時齊人有名手足節擊間爲菱取弓隈與簫角相接名菱也　**全菹爲芋**　按見七喪禮○儀禮士喪禮其實葵菹芋贏醢註齊人或名全菹爲芋疏云周禮醢人註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若然凡菹者全物不得芋名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葵長者自然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　**祭爲墮**　按見士虞禮○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註下祭曰墮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爲墮　**題肩爲擊征**　按見月令○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註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

滑曰澖　按見內則○內則棗栗以滑之註秦人溲曰滑齊人溲曰澖　**相絞訐爲掉磬**　按見內則○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焉於家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釋文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爲掉磬也　**無髮爲禿楬**　按見明堂位○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註楬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楬　**穗爲相**

尚書大傳秋礼柳穀康成注
柳穀也齊人語

按見樂記○樂記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註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或謂穅爲相疏云相卽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　**殷聲如衣**　按見中庸○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註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　**祈之言是**　按見緇衣○緇衣夏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日怨註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僵**

通哉　閻按丑氏引何休註爲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怒莊二十年痗莊二十四年傻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十八年廢宣十八年墠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　**之涉**　齊語又云齊人命浩酒曰滌園間謂耴爲輒考工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盧人云齊人謂斧柯柄爲柄士冠禮云齊人名衿爲緌韐聘禮云萊陽之間刈稻聚芑有名爲莒者檀弓云居讀爲姬姒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麾內則云齊人呼佩巾爲紛又云紀莒之間名諸爲藍又云東海鯧魚有骨名乙在目旁樂記云齊語稱裂爲繈維記云齊人謂棺索爲緘繩緇衣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元圻案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註怒遷怒齊人語也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痗也註痗病也齊人語也莊二十四年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約然後入註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乃入故爲難辭也莊二十八年傳春秋

伐者爲客註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又傳伐者爲主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宣八年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註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宣十八年傳墠帷註掃地而祭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昭二十一年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註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于齊人故以齊喻也疏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凡酒脩酌註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今齊人命浩酒曰滌夏官圉師射則充椹質註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秋官蟈氏掌去鼃黽註齊魯之間謂鼃爲蟈考工記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句兵椑註椑讀爲鼓鼙之鼙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　儀禮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註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芣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聘禮四秉曰筥註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曰筥者　禮記檀弓何居註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禮器君子祭祀不祈不麾蚤註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疏云蚤謂先時也釋文齊人謂快爲麾內則左佩紛帨註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又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清白羞糗餌粉酏註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又魚去乙註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樂記卵生者不殈註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雜記委武元縞而后蕤註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疏云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喪大記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註今齊人謂棺索爲椷繩咸或爲椷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案春秋繁露玉杯篇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以謂之喪娶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爲禮以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

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人情原注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元圻案范甯穀梁傳叙左氏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杜預議服見晉書禮志通鑑晉武紀泰始九年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郎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杜預議云云又曰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肅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穀梁元圻案閻氏曰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晉范甯作

孝經序襲其語元圻案唐明皇帝孝經序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墜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閻按墜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爲證　集證曰知錄古者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有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按穀梁疏引鄒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元圻案中土之稱冀州猶今之稱京師爲長安京兆尹爲京兆尹也但祇可用之於辭章耳釋文云鄭本京兆鄭縣爲雍州之域後徙河南新鄭爲豫州之境冀在兩河之間非鄭都也廖氏云韓侯滅鄭韓都冀州故以目鄭

秦自殽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僖三十三年止齋陳氏傅良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

滅庸以後秦爲楚役閻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殽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元圻案陳止齋春秋後傳五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曰外相敗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也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搆怨自此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霸是故外會師而不及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晉不競而楚霸秦亦與有力焉耳　文公十六年經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案成五年傳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註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已之功　余友王汾原煦曰無績無後也尒疋云績繼也後伯尊子州黎犇楚州犁孫嚭犇吳是其證　董公遮說漢王註已見前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何云李文饒平澤潞頗採用杜牧之說而反出之于黃州　全云高宗航海劉相如力勸張浚迎敵蓋董公之亞而其後相如亦蜚遯○元圻案漢書周亞夫傳東擊吳楚至灞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陿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案范甯註俠名也所其氏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麋信以爲所非氏所謂斥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原注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原注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後漢劉茂傳註引之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此孫覺尊王發微之說呂氏集解襄陵許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翬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則俠之氏爲所非也集證史游急就篇所不侵師古注云所所斫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因主伐木遂以爲氏又通志氏族略亦云所者伐木聲本虞衡主伐木之官聞聲以爲氏○元圻案宋有所淑熙寧間人鄭虎臣緝吳郡文粹載所淑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案以上皆襄三十一年左傳正義文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閻案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已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貫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胎合余亦推以歷數爲定論○元圻案南史隱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誡並有敬禮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喧歸賵何云隱元年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賵何云定十四年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會是以爲禮乎元圻案劉氏敞春秋權衡十七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賵穀梁曰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賵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邪是殆不然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全云六朝清言成俗甯獨能罪王何以救世道眞儒也集證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日知錄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糾傳解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德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麾獲莒挐傳解云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以決勝負者哉德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傳解云左氏傳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解云般弒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哀二年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解云經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之失○元圻案中說天地篇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元圻案襄二十四年傳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小雅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正義曰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馳道不除者曲禮註云爲妨民取蔬食也穀梁傳亦云道不除言祭祀不縣則有事但不縣樂穀梁傳又曰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祭不用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穀梁云君食不兼味 昭八年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小雅車攻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閒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正義曰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以爲槷與此不同毛傳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脾達于右髃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此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案見隱五年 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章帝建初四年是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白虎通義四卷隋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志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今本僅分四卷朱翌猗覺寮雜記稱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則轉輾傳寫或亦有所脫佚 近陽湖莊氏有輯白虎通闕文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 集證老學庵筆記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註云鄧厶地本又作某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 何云小顏藝文志注云名喜 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原注漢書但云魯學閻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損益義云然盧六以云宜補入 集證見氏志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廬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俶字元始皆未詳也又四名也然名赤始自桓君山新論又云穀梁實是穀梁子有論語 元圻案鄭玄老曰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 案羅豫章先生集二程語錄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曰柳子 名宗元著論語辨二篇其上篇謂孔子之没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没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嘗謂貌之似哉 趙岐孟子注謂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 曰有子不刻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

也葢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盡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解蔽篇）云有子惡臥而瘁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徵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弟子解）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聞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弟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嬰之喪哀公欲設擬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閻按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廡當於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刻文學也何居余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論語拾遺一卷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

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輒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　書錄解題別集類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游最久

春秋文二年　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何晏集解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元圻案魏何晏論語集解叙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安昌侯張禹本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梁皇侃義疏曰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　苞咸後漢書儒林傳作包咸　皇侃疏曰鄭論木云問主也○集證按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以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據此則唐時今文論語作問主又按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春秋正義社主之說不爲無據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　集證後漢張衡傳注文選注竝同　石林案經義考載此條石林下有論語釋言四字　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全云致堂說未穩○元圻案何晏集解引康成曰里者民之所居惟居於仁爲美　書錄解題論語釋言十卷棗嘉得少蘊撰致堂論語詳說二十卷禮部侍郎建安胡寅明仲撰文定之子也　九經古義按釋名宅擇也擇吉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云揀擇不處仁爲不智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善說篇　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　元圻

案何晏集解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　趙順孫纂疏或問三歸之爲臺名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　孫季和　全云餘姚燭湖先生　孫應時象山弟子　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原注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閻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皐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集證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於困學紀聞○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燭湖集二十卷附編二卷宋孫應時撰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登淳熙七未進士知常熟縣移判邵武軍考楊簡作應時墓誌及張淏會稽續志均稱其紹熙初嘗應蜀帥邱宓辟預料吳曦逆謀其言果驗

王景文云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槽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　原注邵子之言見觀物篇○元圻案王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潤南府改吉州著雪山集王阮亭其集曰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其集久佚今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爲十六卷而此條所引不載集中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元圻案何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朱子集註取其前說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　以上論語釋文之文　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棠爲黨家語弟子解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

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見宋洪适隸續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案通鑑唐元宗紀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註祇載申黨而不及申棖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明薛應旂宋元通鑑宋眞宗紀祥符二年五月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爲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爲侯命文臣爲贊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本史記作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閻按至明嘉靖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　末行申棠元板作申堂　集證隸續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盤洲云鄭司農注魯論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家語申續字周史記申棠字周此碑所用有自來矣　又按棖與堂通詩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爲棖堂又與棠通魯峻碑棠棠忠惠令德孔爍義作堂堂○元圻案明世宗時從張璁之議始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并罷弟子公侯伯爵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申棖申黨存棖去黨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案見戰國策史記甘羅列傳淮南子漢書古今人表獨不列項橐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見漢書董仲舒傳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集證童子逢盛碑漢靈帝光和四年立文曰才亞后橐當爲師楷洪氏曰趙廣漢傳鮪筩之鮪音項后鮪偏旁相類鮪有項音故借后爲鮪又借鮪爲項也淮南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作項託新序雜事五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又以項橐爲秦人皮日休文藪雜著云無項託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註疏無之元圻案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案見何晏集解太史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集解太師摯適齊章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八人註師古曰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

摯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曰殷紂遁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藏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班氏之說蓋本於此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全云朱子弟子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八人在紂時列上下二人武王時列上中誤合兩事爲一吳說見兩漢刊誤補遺第四卷樂師條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正蒙從孔安國注何云洋洋盈耳盡所謂吾猶及見之者也當以孔注爲正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盧校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案禮記曾子問鄭註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正義曰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陸德明論語釋文包云老彭殷賢大夫也案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老老聃彭彭祖大戴記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朱子論語集註從包氏大戴禮龜山答胡迪功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答汪尚書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此意致堂讀史管見卷十曰仲

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案本文閒字下尚有或以析疑似五字或以字下有老子兩字絕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爲師也集證楊升菴丹鉛總錄愼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元圻案呂氏希哲雜記上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國立互鄉縣其城猶存原注鹿邑屬亳縣　閻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集證鹿邑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元圻案梁皇侃義疏川流迅遞未嘗停止與朱子此說合　宋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事迹具宋史儒林傳著楚辭補註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檃括舊編定爲此本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爲辨證二卷　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子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　此條明胡應麟拾遺錄襲爲己說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比而不周元圻案史記孫吳列傳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至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者竊載與之齊齊田忌善而客待之忌進孫子於威王遂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兵龍涓果至齊軍萬弩俱發龍涓自到　張儀列傳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　韓非列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關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之喪邦也　全云董公一言遂興漢李勣一言幾亡唐○元

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圻案三國志蜀諸葛亮傳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晉書賈充傳侍中任愷譖充鎮關中充既出外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酣酒充以憂告酣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　邵子西晉吟禍在夕陽亭一語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

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元圻案舊唐書太宗紀高祖武德四年太宗搤

寶建德王世充降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與之討論經義　唐書褚亮傳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最並以本官爲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又姦臣傳許敬宗高宗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媵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秋七月以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司勳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御史爲判官書記從度出征又李宗閔傳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　唐書李宗閔傳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李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灼中外卒以大敗

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閻按東澗湯漢號　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

失本義矣元圻案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又說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尹氏之說朱子集注取之或問尹氏之說朱子曰尹氏之說則爲君而言之爾若爲臣而言則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　皇侃論語義疏曰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尹氏之說蓋本此　湯東澗名漢字伯紀安仁人度宗時官刑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致仕謚文清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元圻案程氏遺書謂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士冠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純周禮地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原注釋文純側基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紂帛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集證說文糸部純字下云絲也从糸屯聲論語今也純儉常倫切　祭統以供純服正義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糸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元圻案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案見何晏集解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釋器文今本入作染禮檀弓練衣黃裏縓緣儀禮喪服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以上蓋葉夢得論語釋言之文集註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原注正義曰一入爲緅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當以石林之說爲正○元圻案爾雅一染謂之縓郭註今之紅也再染謂之頩註淺赤三染謂之纁註纁絳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方爲緅鄭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是不得爲近喪服也

今孔註云一入爲緦皇侃疏云緦者淺絳色矣三染爲纁纁是絳色五入爲緦則近於緇不得謂之淺絳色矣孔註又云緦者三年練以緦飾衣今檀弓及喪服皆曰緣緣而不曰緦緣是孔註誤以緣爲緦故厚齋以石林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見集解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元圻案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又曰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漢書谷永傳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云云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漢書揚雄傳雄自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永次五三綱得乎中極天永厥福范望注五爲君位君臣父子夫婦道正則三綱得綱舉則得其正敘爲中極極得其中故天長其福也樂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與白虎通同

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原注與太極圖說同何云周子蓋用其語徹其云日進故動亦名理也○元圻案日進故動包咸語俱見集解今本皇侃義疏作自進故動疏云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邢疏作日進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案宣十二年左傳注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正義曰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方樸山云此解善矣然季札觀樂國風之次亦異今序夫子何獨不言而以雅頌爲得所竊意上文言樂正此言雅頌非指詩篇乃指樂音耳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正得其所之義史記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也○元圻案皇侃疏曰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實兼賅石林樸山二氏之說而國風之次得所亦在其中矣　宋史藝文志葉夢得論語釋言朱氏經義考云未見而附載前釋以宅爲擇及此條於後豈其說之僅存者歟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原注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　何云屬者字於下則呂覽未始以爲人姓名致堂自誤也　全云據韻以直躬爲人名未必不因呂覽而誤何氏亦攷之未審　棄謙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陸德明論語釋文直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太平御覽八十一引之謂五臣九臣元圻案何晏集解敘近故司空

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邢疏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集證按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自序云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云又按抱朴子云舜駕五龍漢致六翮柳熾弔夷齊文云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駮伏轅於文塗皆本於此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此文子符言篇文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原注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集證吳志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略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晉書陶侃傳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何云操又云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爾俱弗如也○元圻案後漢書橋元傳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操嘗感其知已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文曰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九經古義十六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陳耀文曰鄭元別傳元從馬融學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包注見集解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原注記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案注語即節取繁露郊祭篇文周書武寤篇閻案當作和寤解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韋昭註引以仲舒興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閻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爲即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即伯達君奭有若南宮适即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註成王時人者近之亦一解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鄭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集證邢疏云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陶潛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漢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之子則謂在文武時其說似允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爲穆伯之子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原注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閻按穆伯卽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貧于者惠叔名難公孫敖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爲叔仲氏又公孫玆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集證魯有兩惠伯一叔仲惠伯與惠叔爲從祖昆弟一子服惠伯名椒孟獻子之係於惠叔爲從曾孫○元圻案陳氏書錄東坡論語傳十卷文獻通考作論語解四庫全書不著錄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原注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輔嗣注尤無稽集證隋志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楊倞注荀不以子弓爲朱張○元圻案皇侃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見何晏集解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見左傳僖二十四年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原注眞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案陳彭年事見道山清話少陽篇漢隋唐志不著錄

少陽篇未詳何書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禮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元圻案論語不念舊惡章皇侃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皇疏不言出於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為謚又云姓墨台叔齊名致皆不與邢疏疏同邢疏蓋據陸氏釋文　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薛詩列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云云其文略與皇侃疏同　元陶宗儀輟耕錄載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墨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夷齊是名非謚矣　經義考胡氏寅論語詳說未見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閻本視作眡）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全云此言亦必有感於當時之為孔光馮道者○元圻案趙順孫論語纂疏引三山黃氏幹曰接輿沮溺丈人此四人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眞不啻若犬彘求欲為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厚齋之說似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子路拾雉得而復釋之（集證季秋紀審已篇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蓋因子路拱之而為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其字當為拱執之義（元圻案邢疏以其為供具晁氏說之依石經嗅作臭古聞反謂張兩翅翅翅則其字當為拱執之義朱子疑此章有闕文故兼採其說而未決所從張南軒從邢說蔡氏集說則謂其拱手也嗅疑作嘆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故闕之）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元圻案陳氏書十卷上蔡謝良佐顯道撰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書亦不著錄）

陸務觀跋呂靖門銘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原注五峯謂此說是何云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解○元圻案馬融說見何晏集解陳氏書錄四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監南嶽廟胡宏仁仲撰詳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宏文定之季子也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亦不著錄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荄華實雖淩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原注用樂記區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集證玉海四十一紹興三十二年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元圻案五峯語見五峯集卷五論語指南評黃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說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會子之言爲孔子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顏師古東平思王傳注引小道可觀亦以爲孔子語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記室貞觀初封曲阜縣男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邵博聞見後錄七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皆引用之誤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全云東方朔上奏牘云以卞莊子爲衛尉　集證新序義勇篇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見魯將軍曰昔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歸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歸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歸之曰此塞三北又按韓詩外傳載卞莊子事與新序同

史記伯夷傳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原注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元圻案王貢兩龔鮑傳注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咏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illegible]曹大家注通幽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愼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爲近是也石曼卿首陽詩云遜國同來訪聖謨適逢爭國誓師徒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充身安是餓清魂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孤自註云夷齊在孟津諫伐紂而死於首陽其山在蒲蒲乃舜都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今本濟澮作溝澮案下有河濟之文則上不應複出濟澮蓋王氏所見本誤余同年丁小山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之歐陽公石曼卿墓表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家於宋州之宋城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其爲文章勁健稱其奇氣陳氏書錄二十載石曼卿歌詩集一卷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成相篇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何云錯會郤格字全云以此證格物亦隔一層○元圻案董子山川頌謂水似力似持平似察似智似知命似善化似勇似武似有德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見朱子語錄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元圻案魏鶴山作呂成公讀詩記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成公於夫子一言蓋奉以終身矣宋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受業於陸象山之門登進士第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謚正獻

宋史有傳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案孔叢子雜訓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云云）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原注經謂詩書○元圻案原注四字即楊倞注文）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菽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目色均是意也（集證宋志吳筠心目論一卷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著爲法塵合爲十二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合爲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元圻案伊川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風俗通予之祖父彬爲汲令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壁上有懸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胸腹痛切攻治不愈後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宣遂解　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　詩毛風彼泰離離彼稷之苗小序閔宗周也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小序孝子不得終養也　災筠心目論云動人者心亂心者目失眞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遣滯清神而已　陰符經一卷傳爲黃帝所作唐李筌稱於嵩山石室得之晁氏讀書志定爲筌所僞託朱子以其時有精語非有道者不能作嘗考定其文）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何云三代之士）

在後世則一命之小臣也方爲秀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自知

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原注乙酉二月夔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夔中作此寤而識之 閻按乙酉爲元世祖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感夔如是與韋孟夔爭王室何異 何云前宰輔似謂陳宜中 全云宜中在太學嘗上書攻史嵩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 何云集註用其餘若三字尤該括 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原注集解不取集註用鄭說 集證爾雅釋器裳削幅謂之纏註削殺其幅深衣之裳又按鄭說齊倍要取玉藻縫齊倍要之文集註復取深衣要縫半下之文意更完備○元圻案集解引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與鄭義不背故皇侃即引鄭注以釋之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 鄭註亦見左傳昭元年正義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滄臺滅明南游至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滄臺湖 又云湖北有滄臺 儒林傳滄臺子羽居楚 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二引土地名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滄臺子羽冢縣人也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 飡閻本作餐下同 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此外儲說右上篇文 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原注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全云此不足據然王氏小註已知其非矣蓋既爲叔孫氏邑則季孫何預焉 集證按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至衛子路出於蒲者也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據此則子路爲蒲宰非郈也然攷北堂書鈔縣令類引韓子亦作子路爲郈令則訛蒲爲郈唐時已然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宰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全云申屠嘉事見袁盎傳魏相事見霍光傳○元圻案漢書申屠嘉傳嘉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通至免冠走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又董仲舒傳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王敬重焉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宏遍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又霍光傳光薨舍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時霍山自若頗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於是霍氏甚惡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恐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 後漢書袁安傳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竇氏大恨然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漢書袁盎傳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住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謝山謂申屠嘉事見袁盎傳蓋指此也案傳又云盎說以文帝止輦愛言嘉乃再拜引盎入坐爲上客盎未嘗爲嘉折也故注仍引嘉本傳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 事見左傳 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元圻案呂氏春秋愼大覽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戚國策士誣聖之言故孟子辭而闢之 漢書朱博傳贊曰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又賈捐之傳時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又共爲薦興石顯聞之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竟坐棄市

朱子以無垢閻按無垢張九成號爲安貧賤之語 元圻案朱子雜學辨無垢中庸解云無垢本佛語而韶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故

正其名如此」論語富與貴章集註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類云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書錄解題三張九成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　四庫全書載其孟子傳二十九卷論語解不著錄據朱子辨則尚有中庸解也提要曰九成其究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全云仲猷仲圭入字係小註宜雙行寫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

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闇本脫謂字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集證論衡明雩篇浴乎沂涉沂也象龍之從水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後漢仲長統傳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注引論語兩漢刊誤補遺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矣○元圻案集解包氏曰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吳斗南因仲長統之語而證以論衡王氏此條蓋舉而正之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　原注王元澤○案元澤名雱安石之子　敎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提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原注商君傳全云王元澤論語注嘗以襲原之請頒學宮○元圻案經義考二百十三王氏雱論語口義通考十卷佚陸游曰元澤之殁詔求遺書獨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也又二百十四謝氏良佐論語解宋志十卷未見

集註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偕爲之弒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爲然亦殖

之遺謀也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閻按孫叔敖爲令尹於楚莊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卽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元圻案淮南道應訓亦云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皆本於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　集證朱子答范伯崇云此論甚佳　全云亦說得粗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又按宋祁筆記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然所出則未詳　家語弟子解　曾參少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　遷緩不以昏行

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元圻案劉子十卷注見卷三第三十一頁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見北史儒林傳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閻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瑣　全云晉有縣氏檀弓有縣子左氏有縣賁父若仲尼弟子乃鄹亶非縣氏也鄹卽鄹字故一作鄹亶蓋以地爲氏者　繼序按史記有鄹亶而無縣亶　集證史記弟子傳有公伯僚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謀周古史考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家語弟子解有縣亶字子象索隱作縣豐廣韻註作縣亶父魯人史記無之或云卽史記之鄹單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何其雜也　原注非以狂狷爲譏　全云六字係正文　集證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物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哀駘之門多病人櫟桔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又按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其辭略同

無可無不可致堂讀史管見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

無所偏倚世之通儒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

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閻按元楨亦稱杜子美詩爲無可無不可○元圻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隗囂問以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才明勇略非人敵也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元圻案曾子易簀事見檀弓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原注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以爲魯人又按尚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字微釋名云尾微也承春之末稍微殺也是微尾二字古通○元圻案人表尾生高列中中師古曰即微生高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原注釋文　集證釋文載魯讀云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治其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傅崔子魯論讀爲博學易魯讀易爲亦正唯魯讀正爲誠蕩蕩魯讀坦蕩爲坦湯晃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統今從古鄉黨篇同下如授魯讀下爲趨瓜祭魯讀瓜爲必鄉人難魯讀爲獻賜生魯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仍舊魯讀仍爲仍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折獄魯讀折爲制小慧魯讀慧爲惠謂之躁魯讀躁爲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爲歸矜也廉魯讀廉爲貶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而室魯讀室爲室始而魯讀始斯已矣今之從政者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篇今皆從古又按論衡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皆從魯讀也○元圻案何晏集解敘魯論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琅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苞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元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陳自明集證名晦紹熙元年辭科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攻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集證按晉書夏統傳悅愾又誤以南子爲夏南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閻云五當作七何本作七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殃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全云才必如此牽合分析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刻子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盡之集證史通論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有季路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元圻案爾雅釋木唐棣核郭註今白核也似白如櫻桃可食邵學士正義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核唐棣與常棣異而詩攷引韓詩序云夫核燕兄弟閱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核之華蕚不煒煒誤以唐棣爲常棣之華蕚不煒煒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也邵疏郭註無今白核也四字邵氏據詩疏補之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

放何云心易放何尙非本病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桓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全云

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韋昭五家而無虞翻注原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全云見隋志晉虞槃佑孝經注一卷○元圻案唐明皇御製孝經序曰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正義曰六家卽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讀書志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全云馮氏說混○元圻案錢氏大昕曰馮椅有古孝經輯注一卷　孝經序正義曰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義而對也假使獨與參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漢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許沖上其父說文曰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荊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

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註取荆公之說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孝經解一卷王安石介甫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爲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君子疾夫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宋晁公武撰公武字子止鉅野人沖之之子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少尹又儒家類需言一卷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因自號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建炎初擢巖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原注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古文孝經指解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編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光書祖禹書各一卷胡爌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爌說信然又朱子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

舊文二百二十三字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見史記封禪書集解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元圻案經典序錄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元按鄭志及中經簿無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案書錄解題載康成孝經注一卷陳振孫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國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　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時國學置鄭元孝經澄與王儉書曰世有一孝經題爲鄭元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元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孝經序正義曰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永和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元所著請不載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　蕭山王穀嗟曰孝經鄭注久佚武進臧鏞堂輯錄爲一卷日本國岡田字挺之於其國所傳羣書治要中得不完本亦輯爲一卷臨海洪頤煊復採釋文邢疏爲補證一卷凡三本鮑氏廷博

並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又曰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上帝天之別名也臧鏞堂按正義曰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案今本荀子子道篇百乘之國國作家二人作三人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閻按忠肅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錄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飾緣大學孝經莞典詩思齊篇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爲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閻按鄭氏乃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徵○元圻案唐會要開元七年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劉知幾議曰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皆云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秘省而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然孝經非元所著其驗十有二條云云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爲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蔚宗以爲鄭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末之行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僞作閨門一章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徙役也是比妻子於徙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即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

文既亡後人妄閒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　唐志鄭氏孝經注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又附載劉肅曰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元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蓋康成允孫所為也　程大昌演繁露十八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八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層樓覆之自注云秦再思洛中記異　後漢書鄭元傳元子益恩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原注慈湖何云楊簡蒙齋何云袁甫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斆郭昭卿字指作斆　全云袁正肅公甫字廣微號蒙齋正獻之子集證隋志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元圻案說文斆效也从子爻聲郭忠恕汗簡云出字指　嘉定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伯厚引王去非云云又引慈湖蒙齋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斆斆从爻从老判然兩字不可傳會為一　進士理宗時權工部尚書謚正肅　王去非名遂一字穎叔金壇人嘉泰二年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　勢篇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

日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　原注見東漢韋彪傳注○元圻案孝經廣揚名章孔傳能孝於親則必能忠於君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注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也鄭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　案匡衡亦曰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何云蘇威屈膝於王世充虧體辱親也至矣安能讀此一卷書哉○元圻案通鑑晉紀懷帝永嘉四年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云云胡氏讀史管見曰劉盛與中國專門名家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　隋書儒林傳何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然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又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見李密王充皆

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

范太史（全云范祖禹字淳甫謚正獻）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眞文忠公（字景山州）勸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元圻案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溫州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謚忠文事迹具宋史本傳）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坭之義○元圻案王海四十九起居舍人林虙編集神宗大猷至訓爲一百門二十卷上之名元豐聖訓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仆鴻漸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祀睿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續資治通鑑長編二百四十神宗熙寧五年十一月上問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夫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爲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懽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會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元圻案樓攻媿季公古文孝經指解後序曰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會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謂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

男忠錫孫（孝濬）
孝瀚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書非軻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　朱子語類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或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晁公武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爲然

趙氏孟子章指　何云章指二字始於邠卿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爲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爲洞酌　原注吳才老書神傳臣辯誤以晉侯重耳爲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爲季札　○元圻案趙注滕文公爲世子章章指曰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楊誠齋易傳後序曰季札聘魯見易傳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札之所見者羲文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故土也著孟子章指　晁錄解題孝經解一卷張九成撰又書神傳吳棫撰四庫書目不著錄蓋已佚矣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跋　墨子公孟篇作踈　以爲長偃　墨子作隱　以爲賓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　全云右註以浩生不害爲告子因謬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　○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告子名不害見趙注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　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　何云孫宣公作音義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　○元圻案文選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王氏此條若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而非趙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摩頂至踵李善無注　隋志儒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

元和郡縣志十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閻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元圻案文選雪賦注引劉熙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吉甫字宏憲趙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懿前有吉甫原序稱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輿記圖經之存於今者惟此書爲最古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元圻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趙邠卿注似本於此　王安石王補之墓誌曰君南城人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嘗葉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豈知琴張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賈鄭之說不知所出孟子正義曰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　集註從孫宣公又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邵氏晉涵南江札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譏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其說陋矣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條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班固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孽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則世本之亡在漢以後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全云卽秦檮杌之類○元圻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及國政爲成侯而受相印又老莊申韓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訥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說苑政理篇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元圻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單爲齊相過溜水有老人涉溜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事亦相類

會西注以爲會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會申字子西會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會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會申　原注會西之學於此可攷○案杜預春秋敘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會申　楚闕宜申　見左傳僖二十六年　公子申　見左傳哀六年　皆字子西則會西之爲會申無疑閻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元圻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會子鄭註會子會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

邳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元圻案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盡去之乎惲曰孟軻云云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略說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鷹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閻按賈誼語○案見漢書本傳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秦所以敗恥尚失所閻按干寶語○見晉書本傳晉紀總論曰晉之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卿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頫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一章爲一章全云管子又以觀海爲桓公事○元圻案後漢書陳蕃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納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閻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

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卽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全云漪水蓋亦主竹書云然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孟子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侔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漢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蓋併外篇計之　宋宋咸注法言序曰法言者蓋時有請問于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　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云云注有意謂志於道

周子（原注端朝）爲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全云宋嘉周子靜官至侍郎卽慶元六君子之一襲蓋卿南軒弟子

○元圻案朱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命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卽麗正甚急倪胄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衙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張衮徐範蔣傅林仲鱗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子學嘉定進士官至祠部侍郎謚文忠　元董眞卿曰襲蓋卿字夢錫衡陽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案見馬總意林　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朔

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何云宏詞人陋習　全云何說無謂○元圻案　四庫書簡明目錄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尚存十四篇所徵引者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　第十四篇自序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云云茲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明委心之言爲非　方樸山云淵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卽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韙錯言術數　何云六字闕按抄本補　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漢書鼂錯傳錯上書言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智者術之原也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　朱子語類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着箇巧的道理方得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子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　此退之送王秀才序文　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閻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所宗尚者矣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元圻案列子楊朱第七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殷敬順釋文曰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陸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愚按墨子親上篇及越王勾踐吳起則史記在孔子後之說近是又淮南子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亦在後之一證　史記老莊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　韓子衍其空文朱子徵其實事故立論不同

莊子　內篇養生主　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案郭象注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　又　外篇山木　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

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原注楊朱書唯見於列子○元圻案此條是述胡致堂論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語見讀史管見八　道家之清淨取諸老佛家之慈悲取諸墨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以上是江鄉幾雜志語　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何云言各有當董子不過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　全云深寧之說亦防附會如荊公者又云董子之言疵類甚多不止於此如謂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誠亦豈待設耶是外鑠矣太支離○元圻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

孟子引賁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爲魯

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閻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爲日知錄所遺集證閻氏四書釋地續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據楚世家有鄒費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考之呂氏春秋慎勢篇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尊賢篇言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強僭以私邑爲國號始無復疑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何云乃指仁之爲本心非直指本心爲仁也　全云蓋以時文家當辨聖學耳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閻按曹亡久矣余有辯見四書釋地續集證載釋地續說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邳則鄒繁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

滅而齊潛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何年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君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儼然滕更挾貴之風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爲句趙岐謂孟子之意

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閻若璩曰毗瞻曰

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脗合者皆剽趙注爲之毛斧季從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閻所未聞○元圻案容齋隨筆十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謂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訓汙也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趙注全文今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皆有刊本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此張守節正義所引今無此語元圻案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題辭云然孔叢子維諝篇云子車注一作子居

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附會

原注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善注引傳子云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疑其體者七篇謂之孟子　宋莊綽雞肋編曰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而李瀚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註爲孟軻是也　唐林寶姓纂曰孟子字子居　孔叢子漢志不著錄隋志論語家有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陳振孫謂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而其書記鮒之沒安得以爲鮒撰朱子語類以爲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　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　晉書傳元傳元字休奕北地人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爲傳子爲內外中

篇凡數十萬言案今祇存一卷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輒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全云

林謹思書今尚存陋甚然謹思死節其人足重○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續孟子二卷唐林愼思撰愼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載愼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輒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輒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愼作謹避宋諱也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案晁氏志止載孫奭孟子音義二卷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何云僞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稍竄數語豈有爲之正義體大力艱反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兔園塾師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人也　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絕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方樸山云宋槧本亦有脫誤如不動心章脫去經文曰不同道四字并趙注十四字亦無之余又從義門所藏小字板補正又云眞定梁氏所藏是北宋槧本今在侍郎王公之樞家其本篇有篇序章有章指即義門云僞疏所割者也諸經注亦往往與今刊本異余在京師曾於同年王虛舟處閱之得以校正譌繆○元圻案書錄解題三孟子音義二卷龍圖閣學士侍讀博平孫奭宗古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又載孟子正義十四卷孫奭撰蓋不辨其僞也　朱子語錄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是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纏繞趙岐之說耳　近日阮芸臺中丞倣宋板十三經重刻於豫章趙氏孟子註遂復還舊觀

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篇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元圻案高誘注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氏校云之險也疑是皆險地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蓋墨家託於禹也元圻案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繃之　宋書禮志五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

日集證謂韓非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淮南注云三月之喪是夏后氏之禮也三日當作三月

好樂好勇好貨色　閻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邱劄記

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元圻案史記賈誼列傳賈誼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初即位謙讓未遑也又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嘗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嘗毀儒面觸宏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

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閻按晉傳元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高朝國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元圻案後漢書卓茂傳字子康南陽宛人哀平間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都水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八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范忠文唐鑑一高祖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臣祖禹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何云即集註中語○元圻案錢氏大昕曰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兵計混一者纔十二年較之王莽尤促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　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八若顏子便近乎時韓子氣象近孟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閻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元圻案此注閻本不載而何本載之疑本義門語而何本誤作閻也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黃稗楊墨五穀之螟蟘元圻案呂成公孟子說曰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黃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三元圻案史記田敬仲世家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戰國策周有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强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汪見上卷可謂豪傑之士閻按董公之言賴漢書始得聞○元圻案史記高帝本紀但云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書高帝紀二年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云云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全云徂徠先生石介孫泰山弟子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閻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元圻案歐陽公石介墓誌曰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太山孫明復曰予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　石守道對策曰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書曰可畏非民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元圻案致堂之所謂存卽易之寂然不動也西山之所謂發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不虧其義不更其守禮記儒行語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閻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汾陽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不宜以同盟之言欺孫權使其後有索還荊州之事繼之不應與劉璋結好而反攻之若殺然取之不妨辭吳軍獨上也亦不妨聲劉璋之昏亂而討之也○元圻案通鑑漢紀獻帝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還鍾繇討張魯十二月法正說劉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劉豫州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正迎備備入益州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十七年十二月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求益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僅及其半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之去乎松兄肅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與備關通備怒勒兵進據涪城璋遣劉璝等拒備皆敗劉璝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十九年四月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引兵來會備使雍簡入說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　袁絜齋孔明論曰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爲譎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爲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旣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　宋陳長方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爲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

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閻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元圻案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又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通鑑隋紀文帝開皇二十年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自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仁壽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隋書袁充傳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元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後果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卒亡天下是其受充之欺不特改元之小失也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元圻案爲善而意在求名卽是利爲儒不務實踐卽是異端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見內篇諫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上德篇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禹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　酈道元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郡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案史記蘇秦列傳秦喟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豈所謂士乎哉水心葉氏（全云龍泉葉適東萊弟子）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全云此亦因賤儒之世而鼓勵弟子耳○元圻案水心語見所作信州重修學記）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己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原注文子荀言篇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全云文子之語稍有病）

鹽鐵論論儒篇文學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孝養篇文學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閻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字或疑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又制權篇大夫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元圻案程大昌攷古編七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近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謂鹽鐵論爲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儒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覽撰次之）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亡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閻按與政宋唐詡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全云江陵之行荊楚從之者至十餘萬人祁山之出隴右鄧應非民心去之也天命之移民亦無如之何○元圻案漢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李育張參等共立郎以百姓思漢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通鑑漢紀淮陽王更始元年故趙繆王子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林等信之立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唐仲友撰仲友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後守台州與朱子相忤爲朱子所論故宋史不爲立傳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誣搆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條台妓嚴蘂一條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元圻案楊子雲法言終以孝至篇亦及堯舜夏殷周孔子其以孝至名篇蓋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在孝經自謂得與於斯道之傳與荀子一也然何解於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哉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 材與不材之間莊子山木篇語詳別見 揚莊之言私否之間 案法言淵騫篇或問子蜀人忠有李仲元者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 趙注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 閻按眞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辭壽之兩語 集證宋史皇甫坦傳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愛類篇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揆度篇）引神農之數文子（上義篇）亦引神農之法此卽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集證按漢藝文志攷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鼂錯引神農之敎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再什倍呂氏春秋氾勝之書引神農之敎劉子文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元圻案藝文志攷卽厚齋所著今附列於玉海之後　賈誼疏引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但曰古人之言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閻按嘗謂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彊國篇侯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　子順孔子七世孫史記作子愼孔叢子論勢篇子順相魏陳大計輒不用入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罷兵魯仲連適游趙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通鑑周紀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史記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入蜡孰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元圻案陳后山談叢卷三葉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註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類後山談叢四卷宋陳師道撰所記皆宋代雜事　范蜀公東坡爲作墓誌稱著諫垣集十卷奏議二卷攷陳氏書錄解題止載奏

議二卷今　四庫書目併奏議亦不著錄豈二書俱散佚耶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案閻本脫有字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爲非閻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圻案李成季上劉莘老書曰夫犯分而進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往時數月未嘗一走門下者其志亦如此而已　朱子李伯玉墓誌曰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贈太子少傅景山之曾孫贈少師瑑之孫贈太師邴之嗣子也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厚齋所引成季語蓋據朱子之文　樓攻媿益陽縣丞趙伯攄墓誌曰公嘗教子弟曰仕宦盡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安蓋趙伯攄述成季之言也　書錄解題別集類樂靜集三十卷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成季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其姪邴漢老爲書其後

宿於晝水經注二十六云澅閻按今本水經注作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畱水以孟子三宿出澅原注或云當作晝後漢耿弇進軍晝中史記晝邑人王蠋通鑑作晝邑○元圻案宋邢凱坦齋通編曰晝當作畫字之誤也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證　周密齊東野語以爲高郵老儒黃彥利爲此說未知與邢凱孰爲後先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元圻案邵子觀物內篇八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不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者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閻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爲君卿語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

者無敵 何云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集證通典食貨門秦孝公任商鞅以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之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集證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東南至下邳入泗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　安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廢蓋城西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都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元圻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是時晉定不振中國無伯

強侵弱衆暴寡諸侯恣行並爲戰國　三代之所以爲春秋以政自諸侯出也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以政自大夫出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蓋古濛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　李閣本從漢志作莪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知檢塗豈知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

食貨志作斂是也大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閻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鳥斂於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何云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即據傳贊駁顏注耳○元圻案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秘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糴斂則增價糴是非常平乎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云云食貨志作斂是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云云其辭與厚齋所引同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　漢書食貨志上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吏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贊曰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來　義

門云止齋據傳贊駁顏注傳字疑衍或當作志贊

陳烈全云字季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原注古人之讀書如此○元圻案陳烈事見朱子語類　呂氏希哲雜記卷上福唐有陳烈季甫周希孟公闢鄭穆閩中陳襄述古窮經苦節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四先生之號章望之表民作四賢傳行於世又其友人劉彝執中方佐胡安定先生興學校於蘇湖間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　葉石林燕語十謂陳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知名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釋獸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案文選任彥升表鼮鼠事註引三輔決錄今王氏言文選引竇氏家傳當更查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全云水經注穀水篇世祖得鼮鼠于靈臺○元圻案宋王楙野客叢書曰郭璞註爾雅謂豹文鼮鼠終軍知之其後如崔偓佺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國朝武進臧氏琳經義雜記一識鼮鼠者爾雅郭注以爲終軍案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亦作竇攸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世祖嘗宴於此臺得延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鼮豹文鼠也則讀鼮鼠豹文爲句鼮鼠屬下與此異　玉篇鼠部鼮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

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水部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原注府巾切○元圻案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爾雅釋詁疏按尸子廣澤澤同釋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一不字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郭註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故邢疏引之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氣今本氣作時和正光照閻本云元板作四氣和爲光正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爲收成冬爲安寧與爾雅本文同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見釋天何云此從閻校更考善本○元圻案疏又引君治篇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宋邢昺爾雅疏敘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二卷今本作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全云其時爾雅未甚盛行漢文雖嘗置博士不久即罷乃蜀人有通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　集證按犍爲文學諸書多引作犍爲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儲積共偫注引作郭舍人移珍來享注引作犍爲舍人即一人也又按犍爲舍人爾雅注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斪斸爲之定注云斪斸鉏也一名定其一蒜蓂大薺注云薺有小故言大薺○元圻案齊民要術二又引舍人釋草注蘉芑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

也　舍人說書詩禮春秋疏水經注經典釋文說文繫傳太平御覽皆引之陸璣毛詩疏下引文學云螟蛉桑上小青蟲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舅姑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案文見通典禮二十八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劉共父名珙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答劉共父書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原注記禮者言猶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閻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邱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方樸山云史記武安侯列傳蚡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書子姪作子姪○元圻案杜君卿曰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甥字似當作生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以此為稱似稍穩當又曰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覆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嫌降及後世則必有以為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伯叔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猶子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　通典注見卷三第十頁　四庫全書總集類二程文集十三卷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珙等所刻以安國為主朱子深以為不可以書抵珙及栻辨之甚力

傅負版釋蟲文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蝜蝂傳者也原注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蘢懷羊璞亦曰未詳○元圻案邵氏爾雅正義曰傅一名負版柳宗元蝜蝂傳云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案宗

元所說似寓言然負重之蟲所在有之特未聞有負版之名耳玉篇云蜄蜄也則當云傅負一名蜄又釋草正義蒐一名懷羊西京賦云戎葵懷羊其形狀未聞玉篇蒐作痟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見隋書經籍志集部唐志入楚辭類

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見唐書藝文志農家志云二十一卷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集證通志藝文略平泉山居草木記一卷唐李德裕撰文饒德裕之字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蘞蘞字書不見椲檀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閻按蘞蘞樸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蘞釋蘞蘞即上文之蘡薁樸註今蘡薁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元圻案邵氏正義案玉篇蘞蘞子葉而薇藏亦名蘞菜是一物也椲集韻類篇並忍止切亦作楰木楰蓋即食物之木耳也山海經單狐之山多機木郭註似榆可燒以糞田楊用脩以爲卽椵也盒部方物記民家樹檀不三年材可倍常杜詩飽聞檀木三年大蘇詩檀木三年已足燒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二卷陸璣撰注見卷三第三頁梁書文學傳劉杳字士深平原人也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多所著述撰離騷草木疏一卷

櫝苦荼釋木文注櫛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說文茗荼芽也東坡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閻按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荼事見史始此○元圻案邵氏正義曰釋文云荼堲蒼作檟今蜀人以作飲音賈加反茗之類案晏子春秋有苦菜之文然無以定其爲卽今茗飲漢人有陽羨買荼之語則西漢已尚茗飲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卽此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學類急就篇四卷漢史游撰或稱急就章故其字謂之章章凡三十四章其字略以類從而不立門目文詞古雅始終無一複字隋唐壽以下注者不一今惟顏師古之註存急就章二十四牡蒙甘草蒐蒻蘆師古註牡蒙一名黃昏厚斂補曰本草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海中草長葉一名黃孫一名海孫一名蔓延藥對有牡蒙此一物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强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註云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主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功草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蒸指當時癖學爲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辯鼨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閻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學之陋也元圻案終軍事已見前　唐書盧藏用傳弟若虛少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鼨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盡驚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後主壬申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螒天雞鶾天雞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　爾雅釋蟲螒天雞郭注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釋鳥鶾天雞郭註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　說文翰天雞赤羽也一名鷐風　歐陽公劉原父墓誌曰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爾雅釋畜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蔡謨事注已見卷五　爾雅釋魚蝟蠌小者蟧註螺屬見埤蒼或曰卽鼜蝟也似蟹而小邵氏正義曰古今註云鼜蝟小蟹也生海邊塗泥中食土嶺表錄異云鼜蝟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　爾雅釋木椵木槿櫬木槿註別二名也似李樹花朝生夕隕可食或曰日及亦曰王蒸　劉原夫七經小傳秦風六駁毛傳引爾雅駁如馬據陸璣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尙可得駁馬是別有樹名駁非爾雅所云駁也王氏云原夫識六駁蓋兼指歐陽公本傳及小傳二事　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八劉禹錫傷往賦飄日及之蕚集作日反按廣志日及木槿也晉成公綏潘尼俱有日及賦　田敏淄川鄒平人歷仕五代入宋卒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其進印板書奏云守官膠庠職司較定蓋在梁爲國子司業在晉爲祭酒時也

唐元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亡部天屈西北爲无禿部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何云育之言大抵多不經○元圻案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作九經字樣又爲十體書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書錄解題經解類九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　唐文宗太和十年改元開成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原注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孔安國尚書序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原注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律即尉律尉律漢律篇名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爲八閻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辯見余潛邱劄記

程易田云說文序言周有六書秦并天下李斯奏同文乃改省史籀作小篆以別大篆又初有隸書自爾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以八體試之者即承用秦八體然則漢初蕭何但草律未定書體之數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自以爲應制作始有六體許氏敘之綦詳安得漢興便以六體試學童耶藝文志試用六體自是班氏之誤然漢志已列六體之目亦不得從說文敘改六爲八也○元圻案唐張懷瓘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隸書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甄豐定六書四曰佐書是也　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古史倉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周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學以八體試之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慎自敘曰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稽譔其說分別部居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於耑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蠲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集證羅願記急就章後云顏註以慈姓爲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爲出於審曲而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爲慕趙盾鬻拳解距虛即蛩蛩以檻車膠爲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爲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元圻案書錄解題神仙類周易參同契三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　參同契二十全功章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姹女又明辨邪正章能存能亡長樂無憂　朱子次亭字韻呈秀野丈兼簡王宰詩人言洞裏春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

董彥遠 閻按彥遠名逌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 除正字謝啟敘字學涉獵該洽 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僚壻閔元衢合疏此啟甚諦其實亦非異書也 其畧云殘經不悟於郭亡 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案新序雜事四齊桓公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去是以爲墟也 孫莘老曰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耳 闕文徒存於夏有 閔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杜註闕文失新築戰事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閔疏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 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書殘武殪 閔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壹戎衣武成文啟指爲殘似據康誥 頌亂湯齊 閔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齋故曰亂 烏寫混淆 閔疏海錄碎事古詩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馬 魚魯雜糅 閔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增河南之邑爲雒減漢東之國爲隋 閔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佳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 避上則辠不從辛 閔疏說文辠字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辛苦之狀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 絕下則對因去口 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踈姓絕 閔疏晉書棗據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東晳傳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何云足當爲疋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 閔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預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導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强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 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爲宗 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尾亂眞 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是無尾也故曰亂眞 鉤須失實 閔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

註鄭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葉疏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爲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省而既謬國名** 閔疏劉向戰國策序本文多誤說爲中字以趙爲省以齊爲立 **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董疏王漢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衮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註王制云卷冕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卷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爲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冕朝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也 **篆形誤僞** 閔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淖婁婁與雲祁祁毛傳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淖已是陰雲貌婁婁雲行貌祁祁徐貌是陰雲貌婁婁與雲祁祁同義故爲行貌無與 **誰正雲與之祁祁** 閔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淖婁婁與雲祁祁毛傳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 何云此與篆形無與 **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 閔疏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戊聲呼會切詩曰鑾聲鉞鉞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按今庭燎作噦噦鎖定銀鐺之名 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鐺鐶銀鐺大鐶也言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墳三公腳 何云金銀借對謂定銀爲銀也又云新刻已改銀字 **車改金根之目** 閔疏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閻劣爲作銀字 集賢俊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 **爲來** 閔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

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閔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郎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愍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 閔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晉亦非也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 **爲二刀之州** 閔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爲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賦** 閔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爲賦謹製樂舞名章賦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爲鄙淺故曰妄加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 閔疏易蜥易蜴蜥蜴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爲易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爲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蜴蜥蜴形蜴蜥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窮也虞翻曰日月爲易不可從 **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 閔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呂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董疏說文

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

閔疏朝野僉載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啟非字似用張謠但以儷白不類惟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緋

四十八安取於桑

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犍爲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棄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案唐鄭棨開天傳信記開元末於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棄字識者解之云棄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極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

三十七未足語世

閔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駉家藏舊刻卅有七年三十爲卅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卅八卅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爲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卅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何云三十七句閔董仍無確證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閔疏尉律見說文敘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

誤存舟二間之爲航

閔疏顏氏家訓毋從二間舟詩云毋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誤

安識門五日之爲閏

閔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

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

原注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　閻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　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壻閔元衢合疏彥遠此啟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鑽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惟見襄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爲胡朏明鄰邑前輩朏明嘗稱其學貪奇炫博云　何屺瞻云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

傳學古編並後出書　全云王氏引彥遠之序而未嘗有說故於小註發之非自駁其說也乃駁彥遠耳閻說非　程易田云尉律四十九類二句瑤田按漢書刑法志云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藝文志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言小學之課載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今曰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章中又析其類爲四十九耶董疏以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爲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謬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學之百餘人令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載揚雄訓纂篇云順續蒼頡八十九章是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訓纂順續之訓纂止三十四章耳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據韋昭註彼時所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而五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閭里書師所合李斯之蒼頡趙高之爰歷胡毋敬之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與尉律不相涉也　集證埤雅鳥九寫而爲烏虎三寫而爲帝按字書載古諺云書經三寫烏焉成馬故閻校作焉據埤雅則仍當作鳥增河南之邑爲雒漢書地理志注引魏畧滅漢東之國爲隋徐鍇說文繫傳三豕見呂覽察傳篇文武爲斌見宋書樂志何祇事見蜀志楊洪傳注○元圻案董彥遠東平人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齊愈獄牘稱司業董逌在坐則靖康末官司業也又揮麈錄云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瓜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出外蓋博洽之士然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僞命則其人品殊可議

宋景文公乞禁便俗字疏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冊部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元圻案玉海小學下羊欣筆陣圖云昔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有蒼龍白虎二闕以題其額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閻按石湖范成大號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何云殆至李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　集證董逌廣川書跋書詛楚文後云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最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集證宣和博古圖周南宮中鼎銘云惟十有三月庚寅周雝公緘鼎銘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集證呂與叔考

古圖商二癸爨云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哉敦云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兒癸爨云丁子王錫爵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都下雒公誡作尊鼎用追享于皇且考用气釁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雒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字通用而蔡君謨謂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　曾子固跋桂陽周府君碑云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父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不知故并見之於此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爨銘則若此者甚多有之商元癸爨文曰丁子周戲敦文曰乙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戊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　董逌廣川書跋云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之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滅剛日不用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　趙明誠曰余嘗考之古人君卽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牧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事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圖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不似博古圖之附會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

也　案集古錄毛伯敦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而呂與叔以爲邾　考古圖邾敦邾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不類鄭字呂氏釋爲邾皆莫可考　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考作祭器也　趙明誠曰今究其點畫殊

王時張仲也

集古錄原父歸自長安以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仲之簋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　而與叔以爲張　考古圖張仲作寶簋

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爲百

集證　考古圖百下一字爲百卽首字也此作百誤　古文難攷幾於鄙書燕說　元圻案宋薛尚功鼎彝款

識釋文於毛伯敦祝下一字作郛簋銘中上一字作張集古錄并載之趙明誠曰呂與叔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字釋之當爲弭弭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否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曰弭音其勿反原父誤釋爲張字遂以爲張仲之器歐陽公從而文之以數百字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弭伯敦豈張仲之兄乎 容齋續筆三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靳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范文穆公成大字致能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集證爾雅釋詁綽綽爰爰緩也

○元圻案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祈天永命傳弗中絕故曰綰巫裕後昆傳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按晁公武讀書志稱爲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欽臣云云都爲削去始以人慶書則是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元圻案集古錄謂吳季子墓銘據張仲容摹揚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銘季子之墓以其名傳之久故錄之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六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元豐中編潤世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字也 戰國策顏斶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鳴呼積善之裏此文即其謝表也

金石錄全云趙明誠作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二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以爾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元圻案周公相成王而使

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或呂伋亦先就封亦未可定但太公若至康王時始卒則成王大漸時正顧命元老何以無一言一事是竹書固不可信至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書錄解題目錄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倣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甫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氏惟此書則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爲作後序頗可觀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集證今本說苑無　亦猶祭酒也元圻案朱子曰閻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傳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卽其文也　史記荀卿列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孰而荀卿三爲祭酒毒注禮食必先祭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

泰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通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吁秦詛楚耶閻按此亦見王氏懷抱　何云其有爲言之也　全云陳項之假名於楚亦猶異日韓劉之託名於宋也○元圻案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爲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楚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訛　姚寬西溪叢語上秦誓文有三本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駝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攷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政爲懷王也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又張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譖去張儀又楚世家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說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又秦昭王遺楚王書曰願與王會武關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於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遂閉武關遂與西至咸

陽又曰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又陳涉世家陳三老豪傑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項羽本紀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又范增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案三十卷以許氏原本十五篇每篇析而爲二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共四十卷等篇呂太史全云成公祖謙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本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全云蘇魏公頌○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跡具南唐書本傳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祗候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袤跋

說文鬯部爵字下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卽鳳凰歟集證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宋志所採蓋禮記佚篇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考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　何云後漢紀二十字非側注○元圻案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尚完皆章草書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中二千石守丞建義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集證按法苑珠林梵佉盧居於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翻譯名義佉盧風吒此乃大仙人名○元圻案唐書藝文志道家類釋氏元惲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惲本名道世　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惲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爲之序

韓文公　李陽冰科斗書孝經後記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　漫成詩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　元圻案漢書孔光傳稱光經術尤明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故曰不知進退張禹傳稱禹經學精習帝車駕至禹弟巍問禹曰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曰不識剛正　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幼善屬文父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舞蹈求生又陰揣高宗將立武昭儀即妄言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故曰不識忠孝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宗元等燒節從之一價而不復宜哉彼若不附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故曰不識節義　李衡字彥平號樂菴紹興二年進士歷官秘閣修撰致仕居崑山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矣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原注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千文云杜蕤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郭氏五季人未足據也○元圻案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因覽此碑毅自題爲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書斷曰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或云後漢時人隸書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又曰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則八分似在隸書前而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則八分似在隸書後未知孰是書斷又曰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按張芝本以善章草得名則草書在行書之前無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著汙簡三卷佩觿三卷東坡爲作小傳所謂恕先在焉呼之欲出者也　書錄解題藝術類書品七卷梁度支尚書庾肩吾撰六體論一卷唐昇州司馬張懷瓘撰古今法書苑十卷主客郎中臨淄周越撰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何氏本作瞍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見觀物外篇下○集證按皇極經世二注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　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口以兼五聲也此張子全書理窟中語夾漈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元圻案通志藝文略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於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云云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註見上條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爲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漈六書略五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類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光祖所補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多寡爲次故高爲獨韻千官爲開合韻之首　鄭夾漈論華梵曰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鳩摩羅什天竺人見晉書藝術傳原注所引天竺國甚重文制云云皆本傳文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六書略三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案如鄭康成注經謂某讀如某某之某孫炎始爲反語閻按音書止爲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焯按韋昭國語注中間有反音亦叔然同時人也攷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元圻案南齊書周彥倫傳汝南安城人入齊官中書郎兼著作文惠太子問彥倫菜食何物最勝答曰春

初早甚秋末晚菽又文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不言其始爲翻切也　書錄解題雜家類考古編十卷續編十卷程大昌泰之撰上自詩書下及史傳世俗雜事有可考者皆筆之　四庫書考錄無續編○集證引顧氏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曰古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卽已有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者焉急聲爲諸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蒺藜爲茨虀盧爲壺蜀窮爲苓丁寧爲鉦僻倪爲陴奈何爲那和同爲降句瀆爲穀邾莫爲鄒明旌爲銘終葵爲椎大祭爲禘不律爲筆蕹蕪爲須子居爲朱窗籠爲聰蠋蜮爲蝘卒便爲倩令丁爲鈴鶻鵃爲鳩蔑蠛爲座蔽膝爲韠側理爲紙扶淇爲雒傻猥爲獜以此推之反語不始於漢矣○案余兄靜軒曰敕韘爲披勃瀣爲海皁居爲鷟蟒蝀爲虹又鄭氏詩箋韘玦也蒨染也茅蒐染草也韋氏國語注急疾呼茅蒐成韘也尤二聲合爲一字之證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　案隋志陸慈切韻五卷　慈蓋法言之名後有郭知元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　唐志五卷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　宋眞宗七年甲辰改元景德十一年戊申改元大中祥符重脩今人以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　集證引顧氏音論曰切韻隋陸法言撰本數殊註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八今云九人者長孫訥言但箋注而系增加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其爲撰集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增加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今　四庫全書校本按陸法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爲唐韻陳彭年等修之爲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自成書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儭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儭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眞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　案魏鶴山作吳彩鸞唐韻後序曰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三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開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

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先字蓋從眞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

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隱沈約之謚）**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鱗徵羽各爲一篇**（見魏書本傳）**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見南齊書文學陸厥傳）

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何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爲一條○元圻案隋書經籍志上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　未許觀東齋記事曰古者字未有反洪始作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叔又擬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神之作繼景若夏侯詠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

唐韻諸書遂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畧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解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　唐書藝文志樂類徐景安歷代樂議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錄

潛虛以黃爲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原注古文韻黃字碧落文○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集韻十卷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撰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云云則此書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前漢古字韻編五卷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又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解又儒家類潛虛一卷司馬光撰言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　潛虛自序曰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卯而瞻之宿躔從度卯則爲黃頫則爲隆卯得五宮頫得十數釋音黃古文天字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原注見孟子歸字有齊歸原注見左傳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閻按賁氏爲姓者音肥　全云漢有賁赫○元圻案又有淮南賁生師古曰賁音肥見前漢書儒林傳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里蓋以國爲姓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閻按宋藝文志顏眞卿韻海鑑源亦僅十六卷鏡爲鑑避翼祖嫌名○元圻案唐書顏眞卿傳元載以爲誹謗由檢校刑部尚書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又文藝蕭穎士傳子存能文辭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八部云自營爲厶厶部背厶爲公元圻案錢氏大昕曰古音營如環

宋元憲寶翫佩觿全云郭忠恕作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元圻案歐陽公歸田錄二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　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一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李壁王介甫平甫歸飲詩註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爲法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恕先撰觿者所以解結也

夾漈通志六書略五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元圻案下文云且如說文有句類生拘生鉤有鹵類生㮚生㮚有半類生胖生叛有業類生僕生㬎據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爲虛設㮚當入木類㮚當入米類則鹵爲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爲虛設僕當入人類㬎當入臣類則業爲虛設蓋句也鹵也半也業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爲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

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陵劉龔因之 因之閻本作及閔

皆字書所無 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圻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霣霣音如潮水灣溧之灣字商尚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璽璽音如元賓首之賓次子名皛皛音如草莽之莽字皛皛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亹亹音如衰衣下裳大之衰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棄舊文會合作之 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 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盧詵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 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闖驃忽爽鬣仇腎四公 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爲曌天爲丙地爲坐日爲㘝月爲囝星爲○君爲惠臣爲忠人爲生載爲慕年爲秊正爲旹 裴松之孫休傳注曰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驗於後代不亦異乎 通志六書略五武后造字閔代國

隋志以蒼頡訓纂揚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 閻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爲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賈魴作 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揚喜

集證玉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爲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魴作滂喜爲下卷故稱爲三蒼○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玉海所引江式語魏書北史本傳不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論書云云正與此文同 張懷瓘書斷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班固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第十五章沐浴揃撱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嫵可以休老亦作揃撱 元圻案顏師古急就篇註揃撱謂髮披肩髮也蓋去其不齊整者寡合同者言其孤潔少對偶也 厚齋急就篇補註曰莊子外物篇皆嫵可以休老皆子斯反音容泰作揃三蒼云揃撱也 厚齋補註本陸德明莊子釋文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原注夜如何其 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 原注攻媿集○元圻案樓大防序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聲也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止去入相問 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 攻媿云 全云此註是晉末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考李匡乂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爲浮薄嘗卽其人也其注不著撰人名氏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徐子光撰 晁氏讀書志曰李瀚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爲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意以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鎮撰十七史蒙求一卷題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案此二書蓋卽攻媿所云近世之續蒙求者○集證按蒙求其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平上平去平入相間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間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 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 原注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或云七經 原注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以後則加孝經而去樂 全云七經者蓋 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 原注南史周續之 或云九經五緯爲十經 原注莊子天道篇 或以五經 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之名 樂經旣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 全云景帝已以胡母子都爲春秋公羊博士而董子亦爲博士則景帝已置一博士矣○立五經博士在武帝建元五年 鄧子 皇疏經世 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 周按吳文正謂經獨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元圻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試往因焉往見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陸氏釋文十二經者六經加六緯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 後漢書趙典傳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注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靡不貫綜 三國志蜀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 唐書儒學傳谷那律魏州昌樂

人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　邵子觀物內篇四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注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五經篇）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元圻案白虎通五經篇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閻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則合於文則改　何云非改也今所見者誤本耳○案翟酺傳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章懷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未知何據豈唐時本已誤一爲五耶）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閻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爲博士（原注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閻本脫生字）爲博士（原注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見武帝紀）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也（閻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全云據儒林傳則張生歐陽生竝受業於伏生而張生爲博士歐陽生未得爲博士也歐陽生之曾孫高始爲博士夏侯氏則出張生者○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易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不著其名案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孫地餘長賓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志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說孝宣世后蒼最明載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尤善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又志曰春秋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儒林傳轅固齊人也曰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　全云正始石經不出

邯鄲淳之筆詳見衛恒筆勢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攷又云晉史則云稽康所書

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集證玉海四十三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六月內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演刻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又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于大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　○元圻案後漢書蔡邕傳邕曰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註引洛陽紀碑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實五經　晉書衛恒傳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淳不別全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式上表言魏初邯鄲淳特善

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　晉書裴頠傳頠字逸民博學稽古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國朝萬斯同季埜石經考云觀漢世石經創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於光和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愚案裴頠傳奏刻石寫經在楊駿既誅之後駿之誅在永平元年辛亥頠之被害在永康元年己未相距九年內憂外患迄無寧歲爲而未成爲得其實

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邕刊碑立于太學詔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十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　宋范成大石經始末記按趙清獻公成都記爲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子書參焉孝經論語爾雅廣政　廣政蜀後主僞號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禮正書周禮孫朋古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　萬氏斯同石經考載宋史遵克繼傳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隸石經以館善隸召隸傳昭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爲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石經以館善隸召爲直講官和書譜章友直傳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箸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豪石于國子監時人稱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　歐陽集古錄薛城鼎銘載楊南仲曰馮翊有得鼎薛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

仲識　晁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凡孟氏未叛唐時所刻於唐諱闕畫僭位以後則不闕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七十二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代宗四年改元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閻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榷場中無榻本故厚齋未之見耳　全云深寧特謂張參作書時乃刊壁非鑱石耳蓋以正儒學傳序之謬非不見陝本也又云宋時石經貴蜀本而賤陝本故學宮及儲藏家皆蜀本不特南渡後榷場無陝本也又云陝本石經有論語無孟子陝本在金時嘗補之但整完其殘闕非竟失數經而補之也陝本原無孟子近日曲沃賈撫軍始補之又云蜀本今難得予僅見毛詩殘闕一本繼序按賈撫軍名漢復康熙七年事

舊史文宗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案舊唐書鄭覃傳覃故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累遷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唐書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元圻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唐文粹一百卷兩浙轉運使合肥姚鉉寶臣撰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三人又正史類唐書二百卷五代晉宰相涿郡劉昫等撰又典故類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又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司業張參撰衆字之繆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十六部四百二十一文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

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見太平御覽五百六十）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閻按嘗持論此）

卓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之恨頗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芷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元圻案史記索隱曰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漢書霍光傳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故曰題湊　劉更生諫成帝起昌陵疏曰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壟多其奢靡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然則昭王冢在西漢時已遭發掘矣何因明帝時尚有此論皇覽之言似非實錄閻氏所引皇覽諸見史記裴駰集解

莊子外物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郭象註曰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眞僞當攷所出（元圻案歐陽公筆說曰學書當自成一家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眞僞余實見書之未博者　此條似不當入經說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卽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元圻案林艾軒與楊龜山之孫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須見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　陸象山語錄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或問先生何不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虞溥厲學（閻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奬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悅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任子語見）

太平御覽六百十三　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方樸山云

此學而時習之一章義疏○元圻案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乃作誥以奬訓之云云又曰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嵬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絶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隋書經籍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　金樓子戒子曰任嘏每獻忠言輒于懷卓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

文中子 王道篇 言聖人述史二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 復友生論文書 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 文粹載此書無禮字

詩易爲經書春秋實史耳 原注禹皐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元圻案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前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唐文粹載其復友生論文書曰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元圻案陸農師佃和孫勉敎授詩仲舒玉杯足瑕類中散珠船不完彩自註云中散謂王微之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此條所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九 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市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 閻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 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閻按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麈錄 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雠定頒布 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南齊書高逸傳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

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梁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晉葛洪抱朴子自敘篇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乃負笈徒步行借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　金樓子聚書篇聚得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賈聰敏好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　宋史田敏傳敏鄒平人後唐天成中奉詔與馬縞等同校九經　南史衡陽王傳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唐書柳仲郢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　朱子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難得

春秋正義云傅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案昭二十六年左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減王肅云咸皆也傅咸爲七經詩其左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

四言而闕其一集證初學記文學部載傅咸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毛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周官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左傳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咸黜不端勿使能植孝經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論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元圻案明楊升菴曰此乃集句之始　晉書傅咸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官司隸校尉謚曰貞

鄭康成註二禮閻按二禮亦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

六篇集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緯二十六篇竝云孔子所作合爲八十一篇　後漢張衡傳河洛六藝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易緯何云凡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何云凡五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何云凡三推度災氾歷樞含神務禮緯何云凡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何云凡三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何云凡二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何云凡十三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以上七經緯見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注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集證太平御覽總目內又有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張衡謂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詔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之緯書皆盡　全云先乎魏孝文者有秦苻堅○元圻案漢書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廼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云云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　後漢書張衡傳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桓譚傳譚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隋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收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無復其學　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易緯七種附於易類之後案曰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是讖緯是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註者均以爲易緯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

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讖合類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　歐陽公請刪正義中讖緯劄子曰唐太宗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云云　呂氏雜記下云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

朱文公語類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閻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氏疏雖詳亦畧○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易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孔安國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司馬文正論風俗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傅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方樸山云皇甫持正云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狀鄭司馬公語意本此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何云溫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爲學言　全云何氏蓋溺於元人道學儒林之陋溫公豈徒記誦者○元圻案游定夫與友人帖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絺兮綌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援神契是以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

矣何云宏詞人乃有此言　集證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引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繹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云云○元圻案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博通羣籍著宋書百卷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以上諸說俱見春秋序正義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案正義曰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丙此而謬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天地篇云元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方樸山云康成未見家語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宋仁宗十九年辛巳改元慶歷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何云劉原父作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集證晁氏讀書志七經小傳三卷劉敞原甫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于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宋仁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擊辭閻按謂歐陽永叔蘇軾轍疑孟子按謂李覯司馬光方樸山云甚有鄭友之藝圃折衷全云又有晁說之○案實肇始於王充之刺孟

顧命（按謂蘇軾）黼詩之序（按謂晁說之全云又有鄭樵）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閻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前一夕進稟孫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殿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方樸山云農師自是學者雖為王氏學而遠勝程門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全云時袁正肅公蒙齋言其鄉袁老當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巧詆之者○元圻案眞西山集有得聖語申省狀曰某奏昨來權臣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襚時（案史記序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何云秦誓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頌猶可曰孔子魯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囿焉是未可輕於立論　全云存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法言（寡見篇）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男忠錫孫（孝濬孝瀚）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八